

你的位置: 首页 >> 科研论文 >> 拉康——“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创始者与解散者

拉康——“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创始者与解散者

发表时间: 2006-6-19 14:21:16 推荐指数: ☆☆☆

刘恩久

1981年9月9日法国“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创始者与解散者拉康病故于巴黎。消息传开,引起整个世界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对他的理论遗产及其价值与作用的再思考。特别在当前举世探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有无价值的时期,研究一下拉康的观点,对进一步认识弗洛伊德逝世后他的反对者对他的学说作如何解释是很有必要的。

一、拉康的生平与思想来源

拉康(JacquesMarieEmileLacan)1901年4月13日生于巴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并在巴黎大学医学系学习精神医学,1932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2至1936年任巴黎精神病院临床医生。1953年巴黎圣安娜医院精神分析讲习班教授。1964年创立“巴黎弗洛伊德学派”。1975年以后任法国高等学术研究院教授。1980年解散“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拉康20、30年代热衷于超现实主义文学,30年代中期研究现象学与黑格尔哲学。在思想上他曾受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对亲属关系、神话、语言和经济交换的分析理论以及柯也夫(A·Kojève)关于黑格尔的胚胎解释的影响。因此,他和萨特(Satre)关于“他者(autre)”的概念与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关于“身(Corps)”的概念展开过辩论。他翻译了一些关于海德格尔(Heidegger)晚期的著作为法文,而吸收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诗和真理的观点。

拉康著述不多,从1937年起至1966年陆续发表过一些论文,其中31篇编辑成册,于1966年以《文集》标题问世,轰动欧美。该书于1977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并在1978年又以《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中语言的机能》为题,出版了美国霍布斯金斯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此外还有后来陆续出版的“研究班丛书”中一些讲演记录稿。

二、拉康与精神分析运动

拉康的事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一方面积极反对美国精神分析学派的独霸地位,反对精神分析的“医学化”、“科学化”与行为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对精神分析所作的解释,于是他鼓吹“复归弗洛伊德”,“重读”或“重新理解”弗洛伊德,“改造”弗洛伊德,以便使精神分析理论与医疗实践、哲学探讨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一点上,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语系教授、拉康文献研究家布鲁斯(Neal H. Bruss)很详尽地描述了拉康的所作所为,“拉康第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是作为精神分析的学生,‘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去’——首先读弗洛伊德,并且读他的全部著作,而不是读弗洛伊德的学生和注释者改编的本子。拉康把自己高度地提炼了,而以格言式的风格,用其独有的一种水平表,明他拒绝与弗洛伊德对抗。他打算站在不同的逻辑水平上把弗洛伊德的著作作为一种次等的东西(或是一种不幸的结果)”。

除了他明确地肯定弗洛伊德的文章外,即使相信弗洛伊德,他还批判弗洛伊德“也许要犯修正的罪过,但拉康从认知心理学、现象学与语言学的理论中所夺得的却是弗洛伊德的词句。同样,在其象征的三个秩序之认识论的发展上,拉康在索绪尔(Saussure)那里找到的符号的概念他认为不够,打算扩大这个概念。”[1]

1953年他带领一批研究者脱离原来的“巴黎精神分析学协会”，另行组织“法国精神分析学会”。1963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命令“巴黎精神分析学协会”开除拉康会籍。拉康离开该会，于次年6月发表宣言，正式建立完全由自己支配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这一学派不久就成为法国最大的精神分析学组织，因而60年代中期以后的法国青年一代的精神分析学家大多数出自拉康门下。1968年法国学潮期间精神分析学终于跻人大学，成为正式课程。拉康的理论成为激进派青年信仰的根据。

拉康晚年思想上忧郁失望。在他看来，人生人世即已陷入“因果链”中，人只不过是诸因的后果，在趋赴死亡的过程中成为象征系统的囚徒。就在1980年宣布解散了他一手创立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这一活动在当时被称为“惊动法国的拉康事件”。

应该指出，拉康之所以积极参加精神分析运动，是因为有两个基本的目标给他的工作以活力。

第一，他试图把他所参加的纽约自我心理学派的医学的分析模式调换为一种语言(Parole)的伦理学的分析。他想介绍语言(言语、哲学、诗学与修辞)的研究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例如，他认为弗洛伊德所证明的梦、诙谐与征兆中的简缩与移位的原始过程，可能在原先是描述于暗喻与转喻的比喻的言词中的。所以他采用反心理学的态度，主张“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的结构”。

第二，拉康提倡精神分析文化地位的观点，(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坚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既不是医治心灵的医生，也不是搞翻译的教士，而是一个更为革命的发起人。因为精神分析并不为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但是它改变了知识与我们自己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提供了启蒙时代以后的文学与科学文化的框架。这样，使拉康为现代语言学、哲学、人类学以及结构主义者的思想找到了更为一般的新文化的语汇。例如在他晚年，在其象征维度的发现中强调精神分析，而这都有助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

三、拉康的无意识结构论

拉康的巴黎弗洛伊德理论与英美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诸家的主张不同，他认为不应该从“外部”(社会文化)来解释弗洛伊德的学说，而应如实地阐述精神分析学的原始主张。他认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借助结构语言学来“改述”弗洛伊德理论，特别是他的“无意识”学说，从而使弗洛伊德理论“科学化”和“现代化”。结果他发现无意识具有一种语言结构，或者说“无意识”就是语言的结构，像字词一类的语言实体，它们存在于意识的话语的空白处，正如我们说话时并不意识到语言的结构一样，在我们进行意识活动时也不觉察无意识的支配作用。研究语言的形式结构可以启发我们理解无意识的结构或逻辑。他还认为，无意识是“中立的”，是有自我以外的其他成分(其他个人或环境因素)加入的，因而无意识的语言结构是个体之间共同的结构。所以无意识不是与个人意识界对立的另一个人的心理世界，而是某种超经验的、个人之间共同具有的、共同受其规律支配的结构领域。拉康说：“无意识就是的历史的连续瞬间中所是的东西。无意识是我自己的他者(autre)。”[2]应该指出，拉康的“他者”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而应理解为“真实存寄的场所”。

苏联拉康研究家、《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一文的作者H·C·阿甫托诺莫娃指出，当拉康说无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语言时，所指的并不是通常含义的语言，甚至也不是语言学所理解的那种语言，而是某种与语言的推论有关的东西，某种构成这样一个原则的内在机制，这个原则作为心理结构一切层次的基础，使它们之间能互相比较，能相互关联，从而能由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过渡。这就是使这样的语言，作为联结各种意思和涵义的某种方法、机制、次序的表现的语言，同无意识的东西互相接近了起来。[3]

拉康的无意识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相应理论虽然在内容上相似，但在形式上却属于不同的层次。弗洛伊德创造的无意识概念不是来自直接经验，他只是通过梦与其他一些心理行为“猜测”到无意识的存在。这一概念后来遭到弗洛伊德派的反对，因为无意识无法从经验上证实，所以是不科学的。拉康鼓吹的“复归弗洛伊德”主要是指回到以无意识层次的研究上去。拉康认为无意识的研究应当在现代语言学水平上进行。他把人的主观世界划了三道分界线：(1)在无意识之前的东西(因而不可能知道)；(2)在无意识的语言与意识的语言之间的划分；(3)在意识的语言内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划分。拉康认为这三个层次不可沟通，需分别处理。拉康的独特创见，是把无意识看作一种类似于语言的结构，从而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建立了清楚的联系。

同时，拉康一方面基本上不重视弗洛伊德前期思想中的生物学性质，一方面指责弗洛伊德，说他在理论上的最大缺陷是未研究人类的语言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他又受到列维-斯特劳斯有关心理、文化、语言三维关系的见解很大启发。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意识可归结为一个标志象征功能的词，在一切人心中象征功能即以同样法则起作用，因而他认为可把无意识就理解为这些“法则的总和”。拉康也是从“逻辑”角度探讨无意识(他称其为第二结构)的，但由于他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本身而不是在文化上的表现，所以他的理论比列维-斯特劳斯的更晦涩、更不易理解。

四、拉康的个性三层结构说

拉康在自己的研究中竭力地抛弃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但是龃的精神分析法仍然保留着弗洛伊德关于个性问题的弱点，而且某种意义上使这些弱点更严重了。这就是要把精神分析的实质进一步非物质化。

拉康从所谓“无意识”结构中把人的个性分为三层：实在的、想像的和象征的。但是由于实在(le Réel)变成了一系列的语言现象所以实际上拉康并没有考虑到实在。他根据不是患病者支配语言，而是语言支配患病者的情况，把个性的实在层断定为行动的原因，它是通过缺少外部物质支点的语言效果形式表现出来的。

个性的想像层(l'imaginaire)和象征层(le Symbolique)的作用是：社会通过它们在个体中固定起来。

拉康指出，想像层这个词似乎同时包含了“映象”与“想象”双重含义。同时它也包括与躯体、感情、动作、意识等种种直觉经验有关的幻想中的东西。儿童从六个月起可以认清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即镜像阶段)，并高兴地把自己认清的形象在意识中，这对今后的生活在心理上起着核心的作用(拉康把这个理论称为“镜像阶段论”)。围绕着这个核心形成了人对任何“别人”的知觉。这样一来想像的东西调整着个人之间的关系。拉康用领主和奴隶的思想斗争的术语(根据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写的类似的公式)或者用结构主义相对立的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人类学术语来论述这种关系。

象征层是拉康探讨得更为详细的领域。这一层是想象的主体向真实的主体的过渡。拉康是这样来描述这个过渡的：“婴儿阶段的儿童兴高采烈地承接了他的映象，但此映象还陷于不能运动、依偎于人的状态，这种情况似乎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展示了象征的雏形，在其中我被投入一种原初的形式中，这发生于我在他与他者的同化辩证法中被客观化之前，而且在普遍性的语言赋予他主体的功能之前。”[4]在此之后，即在象征与语言的世界出现之后，主体演化史才跃入另一个转折点。比较而言，实在层的含义是更不明确的。拉康说实在层就是“对主体是实在的一切”。它不是指客观现实界，而是指主观现实界，它是欲望的来源。但另一方面拉康又说，三个个性层次虽然各属不同的逻辑类型，想像层与象征层却包含于实在层之内。这三个层次具有使主体与他者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功能，其中任何一个层次内秩序的改变都要影响其它的两个层次。但是拉康认为最重要的秩序仍为象征层，因为它不仅代表着、而且组织着另外两个秩序。

五、拉康与结构主义

拉康早在30年代就已撰写有关结构主义的一类文章，50、60年代学说成就，到了70年代成为可与福柯(Foucault)齐名的当代最大的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拉康与福柯二人使结构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更趋强化。由于他们都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所以在青年之中有大批的追随者。同时，拉康对无意识的心理学解释也是当前法国左翼思想界最时髦的一种倾向。此外，拉康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精神分析是一门新科学，它有助于病理学家；(2)精神分析被科学的文化领域所限制。他一直动摇于这两个观点之间并未获得具体的解决。但这两个观点前者影响了阿尔杜塞(Althusser)；后者影响了福柯和德里达(Derrida)，他们都是法国的重要结构主义者。

如果要深入了解拉康的理论实质就必须了解结构主义是什么。结构主义是什么？它是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思潮，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派别。它力图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拉康就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表明，实在和思维的关系不是表示者对被表示者的关系，实在对思维的领先地位转到表示者对被表示者方面。他认为，这在语言中也是这样。在语言中被表示者的效果是由表示者发生的移位而形成

的，用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试金石来衡量，结构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就一目了然了。

其次，结构主义反对主体，即反对那种说存在着独立自主、自由决断的、作为世界中心的认识者和行为者。

第三，反对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反对以工业文明为人类文明的标准，反对以西方传统伦理信念为行为准则。

第四，反对历史主义，它以较新颖的方式提出了事件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不谈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性。

第五，过度重视语言学中的结构模式，认为结构具有系统的特性：一个给定的模式可排列出同类型的转换系统。这种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

第六，过度抬高无意识结构，这是结构主义的突出特点。他们认为“无意识”概念是极其有用的，它本身既是一个只能间接加以认识的结构系统，又是一个产生或支配其他结构的源泉。它不是具体的、属于个人心理的东西，而是一切个人共同受其支配的共同性的神秘实体，即不可直接观察到的东西。这一点表明了结构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主要是它的无意识机制的模式而不是其性因素决定论，是结构主义理论中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七，结构主义关心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即其对绝对真理和对各种科学前提的反对。他们以尼采为标帜，最大限度地怀疑人类的认识前提，要求在无前提的情况下，重新组织有关人的知识。

第八，结构主义不关心社会实践，他们认为认识世界比改造世界更为重要。同时强调分析与认识高于一切。

如上所述，可见结构主义的哲学观点是纯属唯心主义性质的。尽管他们打着“科学主义”的招牌，可是它的寿命比存在主义更短，在70年代就被法国“新哲学”所取代，然而“新哲学”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它们虽然都为了解脱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只有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实现。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既然以这样的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根据，他的精神分析就要沿着非物质化的道路越走越远，而后来他干脆把人类的存在也归结为语言的“表述链”，其理论与实践的实质不也就更为清楚了吗？

同时，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不论他的“无意识结构论”，还是他的由“无意识结构论”派生出来的“个性三层结构说”，归根结底是一种来自内在的不能改变的本能论。拉康和弗洛伊德是一样的，都把本能社会化了，主张本能就是“人性”。即使拉康对环境的影响给予过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他的理论仍然未脱离生物学化的性质，仍然失掉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原则基础。这就说明了拉康的心理学理论反映了最近法国社会中深刻的虚无主义倾向。

但是，不应该忘记，拉康思想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这一点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杜塞在其所著《弗洛伊德和拉康》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就是他对人的形成过程的分析，就是婴儿从自然的生物的存在物向人的社会的存在物过渡，向主体过渡。拉康认为，这个过渡是由秩序的规律决定的，这个秩序就其形式的本质来说，是与语言的秩序一致的。[5]

[1] 布鲁斯：“弗洛伊德主义中的语言结构”，见伏罗塞诺夫著：《弗洛伊德主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评论》，1976年英文版，第146页。

[2] 拉康：《文集》，1966年法文版，序言。

[3] 克莱芒等著：《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28页。

[4] 美国拉康的评论家威尔顿(Anthony Wilden)在所著的《体系与结构》(1980)中指出，弗洛伊德也曾注意语言问题，但是他没有来得及接触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1910年，雅柯布森，1920年)而拉康却生活于一个语言学 and 语言哲学积极发展的时代(见英文版第462--488页)。

[5] 阿尔杜塞：《弗洛伊德和拉康》，(新左翼评论)55斯(1959)法文版，第48~65
幕。



打印本文



推荐本文



加入收藏



返回顶部



关闭窗口

❖ 心理学史精品课程论文发布系统 v1.00 ❖

Powered by 心理学史 论文集粹 © 2005-2006 ,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技术支持 (alycon)

15.625 ms